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孫　烱

經濟類編卷十七

明　馮琦馮瑗　撰

宮掖類一

太后　十則

後唐晉王即皇帝位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詔盧程諸晉陽册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為武皇侍姬太妃

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册太妃詣太后宫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没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

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太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

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宫人掌之遂殂

真宗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曽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曽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

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劉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

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吕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羡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勲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勲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

下帝悟遂以后服歛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趣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龎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内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悦劉太

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閒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輙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内東門小殿垂簾宰臣自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

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宫省肅然

神宗事曹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

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茍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哲宗時高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髙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没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癈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内復安

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册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絶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元成帝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

有五盛夏禾稼立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册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令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令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

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勑旺札勒博果密鞫之旺札勒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博果密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旺札勒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太后鴻吉哩氏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

后妃 三十三則

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富辰

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齊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内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于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

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司馬遷后妃傳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非獨内德茂也葢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妺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莘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隂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人能弘道未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

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調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

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宫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縁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

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説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

為恊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宫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匡衡上元帝疏　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静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成帝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

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
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
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
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
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
於高年書曰或四三年言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

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時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

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

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鳯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成帝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于内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衞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衞所謂衞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于前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譛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

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成帝許皇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

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加以幼穉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輙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

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黄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今言無得擅取諸宫殆謂未央宫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忮佷必

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纎微内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宫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耻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

理令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
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
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輙
上表迺决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
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
文陳俟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
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
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

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吕霍之屬見以令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懷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内鄉百蠻賔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

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

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没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絶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烏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烏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烏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説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太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摇祖宗寢廟揚裂帷席

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毁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内於戊己虧君體著絶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

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

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

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

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

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

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

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令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為列侯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

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下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

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禄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廼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倢伃父臨

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為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當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

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賛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韈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城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隷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

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黄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宫即曉子女前屬中宫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宫對食元延元年中宫語房曰陛下幸宫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宫腹大問宫宫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宫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門田客持詔記盛緑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

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憕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内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

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令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

自傪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宫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褢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宫來即從中宫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户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

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緑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緑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開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緑綈

方底推至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

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令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皆在令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

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
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
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
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
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
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
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
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粤

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嗜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内斷於身故廢後宫就館之漸絶微嗣禍亂之根

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
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廼反覆校省內
暴露私燕誣汚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
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
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
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
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襃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
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

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内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

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内之讐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令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

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

不反謟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冐昧陳聞

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絶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周舉謂李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絶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今者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宫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

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卲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晉后妃傳序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負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皇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聞焉姬劉以降

五瞿之規其事可畧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譚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番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奬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聘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

弘六義陰教洽于宫闈淑譽騰于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黄神降徵坤靈賛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朓側于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為黍苗鷩尾挺灾隆漢墜其枌社矣自曹劉内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涅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謟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内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絶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

蒲朊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汙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勣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貫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實資於此宣穆閱理偶德潛鱗

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宫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鴆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於元老成王沖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

知非古而明穆康憲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
兌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凌遲以克終所幸實為
多矣

張華女史箴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
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
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
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

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怯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

可以專專寳生漫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絶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北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没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出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

鷟為后使繼嗣絶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宫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宫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勿通聰又立宣懷養女為中皇后

周書皇后傳論　書紀有虞之德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别實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爰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乃納聘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于宫闈王化行于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于邪僻旣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公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鏡歟周氏率由姬制内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

以儉約高祖嗣歴節情欲于矯枉宫闈有魚貫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宣皇外行其志内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于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曽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煩苛弊事實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于此故叙其事迹以為皇后傳云

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文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文帝每臨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文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候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

兩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宫内亦無之然文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陳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沈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内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

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長城公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荅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唐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宫壼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宫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宫柴紹等中夕告變太宗擐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

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病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

禄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没於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宫司并女則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

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今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高

宗不悦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觧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黄帝妲已傾覆殷王詩

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於閼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禮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絶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宗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

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又下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册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别院

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高宗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高宗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高宗不勝

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高宗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二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高宗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高宗自訴詔草猶在高宗所高宗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太子忠謀大逆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賜忠死于流所朝士流

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高宗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宗每聞勑使至輙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

貞吉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中宗數微行幸其舍彥範

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中宗皆不聽

明皇寵楊貴妃每乘馬則髙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懌髙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明皇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後宫莫得進矣

後唐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其父成安人以醫卜為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屍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于宮門

劉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悦

宋劉皇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鍜銀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

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廸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閲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輙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郭后忿爭一日尚

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决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宫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涣御史蔣堂郭勸楊

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叩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

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范祖禹論立后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

自古帝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慱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

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啟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于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婚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

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

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妺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

而人倫明歴世皆有聖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徳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宫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

王是為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

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

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疑為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婚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

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愽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誥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册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

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恊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

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愽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宗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愛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

鄒浩諫立后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

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

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册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且五霸三王

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為害何可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性

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霸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

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逈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宫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罷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宫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

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劉敞論溫成立忌

臣伏聞敕旨為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切惑之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

是寘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説毋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譏議天下幸甚

司馬光論後宮等級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

其始入宫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胗視防禁甚嚴近
歲以來頗隳舊制内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
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蹔絶致
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
宫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令陛下即位之初
百度惟親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
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宫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
未足之時且虚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宫

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傅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

孫洙論治本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為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巽火風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

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為患而立教於將來者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内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濶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若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宫正位德配至尊主治陰教為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宫闈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

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悲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苟不建
立嚴制竊恐漸生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内庭出遊美人
才人多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
行衆目共覩與后為並此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
乞令後貴品嬪御等並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
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輙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
夫人一兩員立為宮師以佐内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
外不敢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内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

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為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廪之費也竊以內

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行抑制尚或
騰陵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
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别院官尊禄厚職重負多若
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
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慎舊有心力
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
則内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切
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

為尊非禁戒不為備闕入則抵罪誤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惟謟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幸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十五已下者諸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畨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

切黜檢其暗祇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檐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令後斷絶此則整肅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蓋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奸不詰其弊令御寶憑由司內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偽取庫金三十兩抵法況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

前後妄用此非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
置司將寶元後來繫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
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造作文
歷并內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
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
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復
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即官
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

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構

元皇后鴻吉哩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馬四集賽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

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經濟類編卷十七